

第一编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秦统一以前的文学。由于春秋以前的文学作品留存不多，今天所说的先秦文学主要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构成。虽然先秦文学还没有从其他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但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传统、审美观念、民族风格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原始歌谣是中国文学的开篇，它在原始生产生活与原始宗教活动中，经集体口头创作产生，世代口耳相传。传播方式决定了今天无法知晓这些原始歌谣的原貌。一些古籍中记载的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如《康衢歌》《击壤歌》《庚歌》《卿云歌》《南风歌》等，大多出于后人伪托，不可相信。也有少数歌谣，虽经后人加工，但古朴质直，可能保留了原始歌谣的部分风貌，比较接近原始形态。如《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的《候人歌》：“候人兮猗！”只是在两个实词后加上两个感叹词，但感情色彩和节奏极为鲜明，算得上最简单的诗歌。又如《吴越春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叙写了砍竹、制弹弓、射弹丸、追猎鸟兽的全过程，是比较原始的猎歌。

原始歌谣内容与原始宗教、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形式上与舞、乐结合在一起。如《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虽是祝词，但本质上是“咒语”。又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葛天氏之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内容上不离狩猎、牧畜、耕种等生产活动，可能是一首原始农耕时代的祭祀祷祝之乐，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特点，形式上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

原始神话是另一类口头文学。古代神话因年代久远散失甚多，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是后世记载的一些零星片断，但仍然可以从这些记载中看到原始神话的丰富多彩和它的形态与精神气质。

原始歌谣和神话产生于文字发明以前，后人记载既少又多失真，因而中国文学的“信史”时代，应是在文字发明之后。

甲骨文是 3000 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文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产生使书面文学成为可能，甲骨卜辞标志着我国古代书面文学的萌芽。此后出现的《易经》，它当中的一些卦、爻辞已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同时，传世的商周时期钟鼎彝器的铭文，具有一定的叙事要素，可以算是史家散文的萌芽。

诗歌和散文是先秦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散文主要由史书为代表的叙事散文和以诸子散文为代表的说理散文构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定于春秋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诗经》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现实，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影响了我国诗歌传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南方楚国地区的一种新诗体。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以其峻洁的人格和浓烈的情感，浇铸出可与《诗经》并肩的又一座诗坛高峰，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时代。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也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其语言古奥艰涩，反映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统治力极度削弱，礼崩乐坏，宗法制难以为继，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标志，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群雄为了争霸，竞相改革、变法，一系列旧制度、旧思想、旧传统纷纷解体，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学术空前高涨和繁荣。

在搏击时代潮流中，一个新兴的阶层——士，成为耀眼的群体。这些士是知识文化的掌握者，他们通过游说、讲学，提出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出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思想活跃局面（《荀子·解蔽》）。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等家成为显学，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无忌。散文作为纪事、论争的有效工具被充分利用，在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叙事散文和以《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说理散文。先秦散文也由简到繁，由片段的文辞到语录体、对话体，再到体制宏大的专题论文而逐渐成熟。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一节 上古神话概述

一、中国神话的产生和流传

神话是初民通过幻想的方式对自身、自然、社会现象等认识和理解的结果。原始时代，极为低下的生产力限制了人类的认识水平。面对天地万物和各种自然现象，人们既感到惊惧好奇，又不能理解。天地如何开辟、人类从哪里起源、风雨雷电怎样形成等问题，诱惑着他们、困扰着他们。人们开始从有限的认知出发，通过幻想和想象，用自身和在心灵中造成极为深刻印象的外物来比附，来解释这些巨大的问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自我意识还不发达，认为万物与自身一样，都具有灵性。一切外物和现象，都与人本身一样，都是由各种神灵创造、指挥和控制。一切自然力就被形象化、人格化了。后来，他们又开始将自己部族的英雄人物赋予神性力量和神性经历，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神话也就产生了。

远古的神话故事是原始先民的集体创造，文字产生以前，在人们口头广泛流传。我国古代并没有记载神话的专书，但从各种典籍所载的神灵众多推测，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有丰富的神话故事。今天见到的神话大多出于战国、汉初人的使用和记录，保存较多的有《山海经》《楚

辞》《淮南子》，此外《穆天子传》《庄子》《左传》《国语》等书中也有一些片段。这些古籍的年代与神话的产生相比，实在是太晚，因此，许多神话故事已是经过后人的改造，不可能全部是它的原貌。而且，后来神话常与产生较晚的传说相混淆。二者相互窜夺，神话中的神可能变成了人，传说中的人又变为了神，于是，神话和传说混淆不清。鲁迅先生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进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英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中国小说史略》）

又因跨时久远、地域广大和初期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中国古代神话内容不断复杂化、差异化，缺少系统的神系和神话故事，表现出神多于神话、记录多为片段等外在特征。时代久远，儒家对神话的排斥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将神话视为荒唐怪诞的无稽之谈，或拒绝载录神话，或将其进行与自身主张相一致的看似合理化的诠释和改造，使之化为历史而载入简册，以及后世神话被改造为仙话等，是神化散失和演化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神话的内容

1. 创世神话

世界各地的神话中，几乎都有初民对天地万物产生和人类起源进行探索和解释的创世神话。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以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黄土造人最为著名：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

这是一则典型的卵生神话，认为天地诞生于一个像鸡蛋的物体之中。卵生是一种先民习见的普遍生命现象，受此启发，先民认为天地也是如此形成的。

盘古不仅开辟了天地，也是万物的缔造者：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盘古开辟天地和垂死化身的宇宙观，体现了先民在对自然万物产生认识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形象思维特点，也影响了后世天人相应、万物一体等观念的形成。

那么，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风俗通》）

此则神话不仅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在试图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贵贱贫富的差异。

女娲既是人类的始祖，也是人类的保护神。她补苍天、立四极、杀黑龙、止淫水，为人类重新整顿了宇宙秩序、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在女娲身上，闪现着慈爱、智慧、勤劳的母

性光辉。

2. 自然神话

对包罗万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自然神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较多。先民以“万物有灵”的观念，通过幻想和想象去寻找支配自然万象活动变化的神灵，创造出神奇怪异的众神形象。有身长千里，其生理活动就形成昼夜明晦、寒暑冬夏的钟山之神烛阴，“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的雷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的海神等。这些神灵或纯为兽形，或半人半兽，或禽兽合体。如果剔除神性，它们比人类更具有在充满风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优势，从这些形象上，体现了先民对增强自身力量的渴望。

3. 英雄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对洪水、旱灾、毒虫猛兽等自然威胁有较多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以此为背景，突出了神的抗争和对生民的拯救，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神话。其中著名的有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

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鯀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鯀禹父子，为止住人间洪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决江河，十年未闞其家”（《尸子》），显示了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在治水过程中，禹开始也是采用“堙”的方法，但难见成效，于是改用疏导的方式，终于成功解决了洪水肆虐的问题，反映了先民与大自然抗争的智慧和经验在不断积累。

除了洪水，干旱也是先民不得不面临的又一类型的严重灾害。此次挺身而出的是后羿。后羿用自己的神力和神技，不仅消灭了害人的凿齿、九婴、大风、猼訑、修蛇、封豨等毒虫猛兽，而且射落了天上的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十个太阳住在树上，本来应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地轮流出现，但“尧时十日并出，草木枯焦”（《楚辞·天问》王逸引《淮南子》注），于是羿张弓搭箭，射落九日。《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缙，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用帝俊所赐弓箭射杀帝俊的儿子，后羿需要的不仅是神力和神技，更需要足够的胆略和勇气来对抗权威和承受可能招致的惩罚。

在英雄神话中，还有一类文化英雄，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仓颉、嫫祖等，他们发现或发明了种种文化成果，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其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

英雄神话的出现，标志着神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然神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显示了人类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突出。

4. 战争神话

战争神话主要反映原始部落相互攻伐和兼并。神话中著名的大战发生在黄帝和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神话中的“诸侯”“修德”等，应是出于后世儒者的加工、附会。通过阪泉之战，黄帝部

落吞并了炎帝部落，导致了炎黄两大部落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

炎黄融合后，黄帝与蚩尤之间又发生了大战：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是南方苗蛮部落的首领。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反映了南北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抵御的两场战争中，黄帝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

三、中国神话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神话记录了先民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和艰难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中国古代神话构筑了民族精神的形态和特征。

首先，中国神话体现了强烈的自信。中华民族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3000年前，该地区生存环境恶劣，除了不断的洪水和旱灾外，密布的丛林、沼泽里，活跃着各种毒虫猛兽，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但先民从来没有将这些灾害当作神灵的惩罚，也从来没有在它们面前退缩过，而是以直面正视的态度进行顽强的抗争。无论是神话中女娲、后羿、鲧禹父子劳作和斗争的锲而不舍，还是夸父、精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都体现了先民对战胜自然、支配自然的顽强和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鲜明的厚生爱民意识。对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在神话展示人类恶劣生存环境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众多保护神，如补天的女娲、尝百草的神农、钻燧取火的黄帝、治水的大禹、射日的后羿，一些能带来祥瑞的神物如龙、凤，以及“不死之药”“不死之国”等，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

抗争精神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除了对恶劣的环境进行不屈的斗争，敢于以弱小的力量抗衡强大的自然外，还有英雄不屈服于威权，宁死不屈而抗争到底：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这种悲壮的斗争精神甚至让陶渊明也赞叹不已：“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鼓舞着中华民族勇于面对和战胜各种灾难。

【思考与练习】

1. 简述中国古代神话的内容。
2. 简述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化精神。